

第一章 被賜死卻入夢

初妍知道自己被賜死的消息時，正在修剪花枝。

四月暖風熏人，旭日流金，和寧宮中一片寂靜，重重殿宇沐在陽光中，飛簷斗拱，雕梁畫棟，穿著素服的宮人安靜地侍立在太陽底下，屏息斂氣，不敢鬧出絲毫動靜。

永壽帝繁雜冗長的喪禮剛剛結束，上至新君，下至百官，一個個都累得彷彿脫了層皮，初妍身為永壽帝生前最寵愛的妃子，這些日子更是日日哭靈，冬日裏養出的一點肉全消了下去。

從帝陵回宮不久，新帝的旨意就到了，晉她為寧太妃，遷居慈極殿，這座先帝為她打造的，富麗堂皇的和寧宮很快就要更換新的主人。

雕欄玉砌的花圃中，芍藥花開正豔，初妍半蹲在花叢前，牙白色的長長裙裾拖曳在地，繡著銀色暗紋的廣袖胡亂捲起，露出一截皓腕，仔細地修剪著那株青山臥雪。

這叢青山臥雪是她入宮那年親手栽種的，開得極盛，碧綠的枝葉上，雪白的花朵猶帶露珠，絲絨般的花瓣層層疊疊，簇擁在一起，如堆雪積雲，美麗絕倫。

急促的腳步聲忽然響起，打破了此刻的靜謐，和寧宮的掌事宮女香椽神色惶急，匆匆而至。

服侍在旁的小宮女連忙對她做了個噤聲的手勢，娘娘侍弄花草的時候，最不喜有人打擾，香椽卻顧不得許多，急急開口。

「娘娘，不好了。都察院有御史彈劾您，說您以色惑君，媚主禍國，罪不容赦，皇后娘娘下了旨意，要問您的罪。」

鎏金鑲玉龍鳳剪微微一頓，青山臥雪頓時被剪斷，落到了虛扶著花枝的纖纖素手中。

初妍懊惱，直起身，隨手將鎏金鑲玉龍鳳剪放回小宮女捧著的水晶盤中，注視手中被她誤剪的芍藥片刻，拈起素白的花朵，簪在鬢邊。

花如雪，髮如墨，素手芊芊，宛若玉雕，她瀲灩多情的桃花眼緩緩抬起，一瞬間，滿園姹紫嫣紅黯然失色，饒是此刻香椽心中滿是大難臨頭的恐懼，也不由得恍神片刻。

她定了定神，暗暗唾棄自己，自己一個女人，服侍太妃娘娘這麼久了，怎麼還這麼沒定力？

初妍伸了手，小宮女白著臉，遞上早就備好的濕帕子，初妍接過，慢而仔細地擦著手，精緻的娥眉微微蹙起，「媚主禍國？」

她語氣疑惑，聲音是天然的嬌軟，縱使不悅，也帶著分外勾人的慵懶。

「是。」香椽喉口哽住，心中不平橫生，難怪娘娘不解，媚主禍國這話，誰都說得，唯獨姬皇后說不得。

姬皇后也不想想，沒有娘娘，哪有她的今天？

姬皇后出身忠勇侯府，原本只是誠王妃，誠王是永壽帝早逝的兄長先太子之子，差一點成為了皇太孫，最後卻是永壽帝上位，誠王處境之尷尬可想而知。

娘娘一母同胞的兄長宋熾昔日受過老忠勇侯的重恩，對姬皇后照顧有加，娘娘因為兄長的緣故，入宮後不知多少次在永壽帝面前為誠王夫婦說話，化解危局。永壽帝死得突然，他一生無兒無女，生前也沒有立太子，駕崩後，群臣為了立新君的事吵翻了天。

以內閣首輔趙一行為首的一派主張過繼藩王之子；而以宋熾為首的一方則要立誠王為新帝，雙方靈前相爭，勢均力敵，相持不下。

永壽帝的梓宮停在乾宇宮，遲遲不得下葬，最後是娘娘拿出了永壽帝的遺詔，一舉奠定大局，誠王順利即位，姬氏也成了皇后，轉過頭來居然指責娘娘「媚主禍國」！

媚主禍國，休說不是真的，即便是真的，娘娘魅惑的是先帝，禍害的是先帝的國，受益的卻是誠王夫婦，姬皇后這是恩將仇報！

初妍倒顯得波瀾不驚，甚至還贊同道：「在世人看來，她說的也不算錯。」

永壽帝年少時風流好色，自從她進宮後，突然轉了性，這幾年來罷黜六宮只獨寵她一人，甚至在重臣勸誡他重立皇后，雨露均霑時，一連殺了好幾個言辭激進的臣子。

在外人看來，可不是她迷惑了他？

香椽急聲道：「娘娘，旁人不知，我們這些近身服侍的還能不知？您分明是枉擔了虛……」看初妍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，她頓時噤聲，不敢再說，只含淚勸道：

「娘娘，您先避一避吧。奴婢已叫黃順去內閣值房找首輔，只要首輔趕過來，您一定會沒事的。」

奪嫡之爭，宋熾大獲全勝，趙一行被迫告老還鄉，宋熾也因此成了大輝朝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內閣首輔，權勢滔天。

初妍沒有動作，只偏了偏頭看香椽，慢吞吞地問道：「妳不覺得奇怪嗎？」

香椽一怔，不解地看向她。

初妍提點她，「按常理，有阿兄在，皇后娘娘不該動我。」

香椽的臉色變了，打狗還要看主人，何況娘娘還是首輔的親妹妹，誠王繼位，首輔是最大的功臣，以後要坐穩皇位更是離不開首輔的扶持，姬皇后這個時候下手，的確太反常了，難道……

她不敢相信地連連搖頭，「不、不會的，首輔只有您一個妹妹。」她拒絕去想那個可怕的可能，焦急地催促道：「娘娘您快避一避吧，等首輔過來，一定會沒事的，一定會……」

初妍看向她的身後，沒有說話。

香椽循著她看的方向望去，臉色瞬間慘白。

宮門大開，執著皇后儀仗的宮人魚貫而入，姬皇后頭戴雙鳳翊龍冠，身著紅羅裙，黃色大袖衫，外披織金雲霞龍紋深青色霞帔，在隨行嬾嬾的攙扶下，從鳳輦上款款而下。

和寧宮中除了初妍，跪倒一片，內侍宣了懿旨，小宮娥木著臉，捧了白綾上前。

香椽臉色大變，跳起來，試圖擋在初妍身前，初妍輕輕搖了搖頭，示意她讓開，

目光落到姬皇后清麗動人的眉眼上。

永壽帝不喜誠王，連帶著姬皇后也沒什麼機會參加宮宴，初妍與姬皇后此前並未碰過面，直到這時她才發現，姬皇后的容貌與自己竟有幾分相似，尤其是那管挺翹的鼻，幾乎一模一樣，只不過自己的容貌偏向明豔嫵媚，姬皇后相比之下，便有些寡淡了。

姬皇后也在打量她，用一種極度複雜的，含著戒備與厭惡的眼神，仔仔細細地梭巡過她每一處。

對方目光中的惡意實在太明顯，令初妍的心裏泛起了奇怪的感覺。

姬皇后要殺她，她原以為是要殺人滅口，掩蓋遺詔的祕密，可現在看來，她似乎搞錯了，她在哪裏得罪過對方嗎？

初妍心中疑惑，便直接問了出來，「姬氏……」

姬皇后的掌事嬪嬪常嬪嬪立刻斥道：「放肆，應該叫皇后娘娘！」

初妍眼皮都不抬一下，語聲輕柔，語意卻毫不客氣，「本宮從前一直是這麼叫的，就算姬氏當了皇后，難道就不是本宮的侄兒媳婦了？」

「妳……」常嬪嬪氣得臉色紫漲卻沒法駁她的話，大輝朝以孝治天下，初妍再是獲罪之人，長輩的身分也沒法否認。

初妍壓根兒不理會常嬪嬪，將剛剛的問題問完，「姬氏，妳為什麼恨我？」她搜遍記憶，都想不出自己在什麼時候和對方有過交集，更遑論得罪對方了。

姬皇后的臉色也不大好看，聞言目光奇異地看向她，似憤怒，又似鬆了一口氣，「妳果然全都忘了。」

初妍蹙眉，她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姬皇后並不多說，揮手示意宮人動手，「這個問題，太妃到地下再問吧。」

行刑太監拿起白綾，氣勢洶洶而來，香椽渾身發顫，顧不得逾矩，張開雙臂攔在初妍身前，尖聲叫道：「皇后娘娘，宋首輔馬上就會趕來，您不能……」

姬皇后正眼也不看她，常嬪嬪在一旁得意笑道：「宋首輔不會來了。」

香椽一愣，失聲道：「不會的，閣老只有娘娘一個妹妹，他……」

「香椽，」初妍溫軟而平靜的聲音響起，「妳退下吧，阿兄不會來了。」

香椽其實心裏也明白吧？只是不敢承認。

這件事，哪怕不是阿兄授意的，也一定得到了他的默許，否則以阿兄如今的權勢地位，姬氏怎麼敢輕舉妄動？

香椽拚命搖頭，淚如雨下，「不，不會的。」娘娘才十九歲，還這麼年輕，這幾年來，她在宮中為首輔做了這麼多事，他怎麼忍心這麼對她？

初妍丟了一塊帕子給她，嫌棄道：「妳看妳，哭什麼？人生在世，總有一死，不過是早一步或晚一步罷了。」

事已至此，再無轉圜，哭又何益？

從入宮的那一天起，她心裏就清楚，這一天遲早會來。

早在阿兄對二叔那一房趕盡殺絕那一刻，她便已明白，縱然那人手拈佛珠，身染檀香，那顆心卻是硬的、冷的，沒有絲毫慈悲之念。

她犯過大錯，觸了他的逆鱗，他怎麼會在意她的死活？從前一再救她助她，不過是她還有用處罷了。

如今永壽帝已死，誠王稱帝，她再無用處，他沒有親自動手已是慈悲，她又怎能將生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？

香椽哭得更厲害了，不甘地撲了上來，試圖保護她，卻被姬皇后帶來的宮人硬生生拉開，眼睜睜看著白綾繞上她纖細秀美的脖頸，一點點收緊。

原來，被勒死的滋味是這樣的……初妍試圖抬手，渾身的力氣卻隨著劇烈的疼痛和窒息的感覺一點點消散。

恍惚中，她似乎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匆匆而入，紅袍玉帶，眉目清雋，俊雅無雙。他到底還是來了……那是阿兄的身影，他有著清冷如謫仙的容顏，也有著天底下最狠的心腸。

「阿兄……」她嘴唇蠕動，卻發不出一點聲音，無力地閉上了眼。

再見，再也不見！

她欠他的，欠宋家的，都已還清，如果有來生，她一定不要再做他的妹妹！

意識的最後，她彷彿落入一個熟悉的懷抱中，沉香木的香氣縈繞鼻端，姬皇后歉意的聲音響起，縹緲如在天邊。

「知寒，寧太妃畏罪自盡，本宮攔之不及……」

畏罪自盡？呵，這個姬氏，還真是敢做不敢當啊。

早春二月，寒意兀自料峭，陳舊的窗紙破了洞，寒風呼呼灌入，熱騰騰的藥放在案上，不一會兒就涼透了。

紅蓼穿著薄薄的夾棉小襖從外面跑進來，凍得直跺腳。

屋子裏沒有生炭盆，冷得如冰窟窿般，靠牆的榻上不時有咳嗽聲傳出，一床舊被裹成一團，只在上方露出一個小小的腦袋，如墨青絲蜿蜒散在竹枕旁，襯得竹枕上那張小小的臉兒越發慘白慘白的叫人揪心。

紅蓼撇了撇嘴，從懷中拿出一面靶鏡，朝躺在榻上的人不高興地道：「姑娘，您要的靶鏡婢子取來了。」

榻上人濃密捲翹的睫毛顫了顫，一對嫵媚的桃花眼緩緩睜開，望入上方紅蓼拿好的小巧靶鏡，鏡中出現了一張稚氣未脫的憔悴臉龐，大概是由於病痛的折磨，臉色顯得有些灰敗，卻依舊能看得出這張臉處處皆動人，輪廓柔美的鵝蛋臉上，遠山為眉，桃花為目，翹鼻櫻唇，假以時日，不知該是何等的絕世姿容。

初妍怔怔地看了鏡中人半晌，腦中陣陣作痛。

怎麼回事，她不是死了嗎，怎麼一睜眼就變成了這個病重的姑娘？

這個姑娘還有著一張與她一模一樣的面孔，甚至連微微鬢曲的長髮都如出一轍，只不過比她年紀小得多，看起來不過十三、四歲的模樣。

最不可思議的是一一初妍的目光落到滿臉不耐煩的紅蓼面上，心中依舊如第一次看到對方時那般震驚，這個十三、四歲的小丫鬟像極了一人，一個絕不可能在

這的人。

紅蓼對她探究的目光視而不見，也不問她，自顧自地收起靶鏡，端起藥碗要餵她。

初妍別過臉，開口道：「涼了。」

她喉嚨疼得厲害，聲音嘶啞難聽，紅蓼一時沒有聽清，片刻後才反應過來，皺起了眉。

「都病成這樣了，還這麼挑剔！」紅蓼一邊說，一邊將手中的湯勺固執地遞向初妍。

好沒規矩的丫頭！初妍責備地掃了她一眼，屬於上位者的氣勢自然流露。

紅蓼手微微一抖，莫名生了怯意，不敢再說什麼，氣呼呼地端著藥碗摔簾子走了出去。

初妍望著晃動不休的門簾，手慢慢撫上喉口，被勒死時的巨大痛苦彷彿還縈繞在喉間，可卻頸子上卻沒有半點傷痕。

難怪她總被宋熾說傻，她實在想不明白現在是怎麼回事，難道，人死後也會作夢？否則那個滿臉不耐煩的小丫鬟，怎麼會長得與賜死她的姬皇后一模一樣？

初妍躺在床上發呆，不知過了多久，破舊的門簾再次被掀開。

進來的除了紅蓼還多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清秀婦人，婦人梳了一個油光水滑的纂兒，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襖子，端著冒著熱氣的藥碗笑容可掬。

這張臉初妍也熟悉——是姬皇后的管事嬪嬪常嬪嬪。

經過紅蓼的衝擊，初妍這會兒已經沒有太過訝異，反倒有些期待接下來的發展，看是否能驗證她的猜測。

常嬪嬪快步走到初妍身邊，笑容謙恭，語帶歉意地道：「紅蓼不懂事，姑娘大人大量，莫要和她計較。」

紅蓼不服地跺了跺腳，「娘！」

常嬪嬪瞪了她一眼，紅蓼噤著嘴，不敢說話了。

初妍越發確定自己是在作夢，否則怎麼會把姬皇后和常嬪嬪安排成一對母女，還都成了自己的僕從？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

初妍最大的優點就是沉得住氣，什麼環境都適應得快，否則也沒法扛得住永壽帝這樣喜怒無常，暴虐嗜殺的瘋子，成為他身邊唯一的寵妃。

想明白自己的處境後，初妍很快放鬆下來，不再糾結種種奇怪之處。

她目光掠過斑駁的牆壁，開裂的大梁，高低不平的泥地，她甚至還有心情嫌棄地皺了皺眉，想著這個夢有趣是有趣，要是環境更好些就好了，她還從沒住過這麼糟糕的屋子呢。

常嬪嬪滿臉慈愛地看向初妍，「藥熱好了，老奴服侍姑娘用藥。」

說著，常嬪嬪舀了一勺遞向她唇邊，但她搖了搖頭。

若是還活著，為了治病，藥再難喝她也會強迫自己嚥下，可這會兒反正是夢，藥那麼苦，還是她討厭的人餵的，為什麼要委屈自己受這個罪？

常嬪嬪耐心哄她道：「姑娘休怕苦，老奴幫妳備了飴糖，吃完藥含一……」

初妍一陣咳嗽，打斷了她的話。

等她咳完，常嬾嬾正要再勸，她忽然開口道：「叫紅蓼嘗一口。」

常嬾嬾愣住，紅蓼也愣住，一下子叫了起來，「憑什麼！」

初妍不理她，看向常嬾嬾，「嬾嬾，咱們家這麼沒規矩的嗎？」也就是在夢裏才會如此，要是在宋家，一個小小的丫鬟哪敢對著主人大呼小叫？

常嬾嬾的笑容有些僵硬，回頭瞪了紅蓼一眼，語氣嚴厲起來，「姑娘的吩咐妳敢不聽？」

紅蓼不敢不聽常嬾嬾的話，眼眶含淚，委委屈屈地喝了一口藥，苦得整張臉都皺在了一起，看向初妍的目光幾欲噴火。

常嬾嬾重新將藥碗端到初妍面前，但初妍撇開頭，常嬾嬾笑容斂去，冷聲道：「姑娘休要任性。」

她強行將藥碗塞到初妍嘴邊，竟是硬灌的架勢。

已經很久沒有下人敢在她面前這麼放肆了。這母女還真是一個德性。

初妍恍惚想起很久以前，她剛剛回到宋家，什麼都不懂，被那些刁奴欺壓的日子，若不是阿兄在百忙之中發現不對，為她出頭，教她怎麼御下，她差一點就崩潰了。很多事，當時覺得困於繭中、無力掙脫，其實欠缺的只是走出那一步的勇氣罷了。初妍手一推，藥碗打翻，一碗藥全潑了出去，淋了常嬾嬾和站在一邊的紅蓼一身。紅蓼尖叫著跳了起來，常嬾嬾的臉色也難看至極。

「姑娘，妳這是做什麼？我們盤纏不多了，好不容易抓了幾服藥，妳竟然還灑了，妳怎麼能這麼任性！」說到後來，常嬾嬾語氣已極為嚴厲。

初妍氣定神閒，說話是慣常的不急不緩，「我不喝別人喝過的藥。」

紅蓼差點氣炸，「不是妳讓我喝的嗎？」

初妍目光掃過她，秀眉微蹙，目中滿滿的嫌棄幾乎要溢出來，「我讓妳直接用我的碗了嗎？」不管是試藥還是試菜，都該另拿碗勺，舀出來試，哪有直接用主人的用具的？果然夢是不合常情的，誰家的下人會這麼不知分寸？

紅蓼簡直要氣瘋，換了平時，她早就摔碗而去了，可這會兒看到初妍的神情不知怎的，先前莫名生起的畏懼忽然又冒了出來，叫她一時話全堵在了喉口，只氣得臉色紫漲。

常嬾嬾給她使了個眼色，臉色緩和下來，「姑娘教訓的是。全是老奴和紅蓼的不是，姑娘莫惱，老奴這就重新去煎藥。」

說完，她便拉著紅蓼出了屋子。

「娘，您看看她……」

外面隱隱傳來紅蓼的哭訴聲，然後是常嬾嬾的安撫聲。

「也就忍這一時了……」

初妍喉嚨發癢，忍不住咳嗽出聲，外面的聲音頓時消失，她也懶得管她們。

雖然是夢，可這夢中的一切都格外真實，她這會兒就如當真得了風寒般渾身發冷，暈暈沉沉的。身上的被子又硬又薄，毫不溫暖，她翻了個身，將自己蜷成一團，忽然覺得被什麼硌到了，摸索片刻後，她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塊用帕子包著的和田白玉雙魚龍紋玉玦。

初妍微訝，這塊玉玦通體潔白晶瑩，宛若羊脂，一看就非凡品，和周圍簡陋破敗的環境格格不入，玉玦背面刻了字，是篆體的「悠然」兩字。

她素來愛美玉，她的和寧宮中到處都是精美的玉件，這塊玉玦雖算不上極品，但也算罕見了，便是那「悠然」兩字也極合她的心意。

她把玩了一會兒，到底精神不濟，蜷縮著睡了過去。

第二章 又見還沒變壞的阿兄

一夢昏沉，不知過了多久，初妍隱隱約約聽到常嬾嬾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姑娘醒醒，姑娘……」

初妍想睜開眼睛，眼皮卻彷彿灌了鉛般，怎麼都抬不起，索性隨她去了。

有人摸了摸她的額頭，紅蓼的聲音響起，「燙得厲害，應該燒糊塗了。」

常嬾嬾道：「可惜了那碗藥，要是喝下去了就萬無一失了。」

初妍心中微動，先前那碗藥有問題嗎？

紅蓼不滿道：「娘您也真是的，怕她做什麼？這荒郊野嶺的，她一個人又病著，還怕她翻天不成？」

常嬾嬾道：「妳懂什麼，我這麼做自然有我的道理。還不快找東西？」

翻箱倒櫃的聲音響起，片刻後，紅蓼欣喜的聲音傳來，「找到了！路引和身契都在。」

常嬾嬾的聲音也歡喜起來，「太好了！」

紅蓼道：「您這下總該放心了吧。」

常嬾嬾道：「別忘了還有玉玦。」

紅蓼笑道：「忘不了，我把它放在她枕頭下了，一摸就能摸……」她的聲音消失了，窸窣半晌，她驚慌道：「哪裏去了？」

初妍感覺到枕頭被翻動，動了動眼皮，還是醒不過來。

常嬾嬾緊張的聲音響起，「別把她吵醒了。」

紅蓼的動作輕了下來。

常嬾嬾不耐煩起來，「妳是不是記錯了？沒時間啦，再不走天都要黑了。」

紅蓼不甘心，「我明明記得放在這裏的……會不會掉在被窩裏了？」

常嬾嬾道：「算了算了，時間不早了，有路引和身契，玉玦也不是頂要緊的。快走吧。」

兩人的腳步聲向外而去，很快屋中恢復了寂靜。

初妍再次醒來是被熱醒的，渾身上下如置身火爐，熱得彷彿血液都已被烤乾，偏偏一絲汗都發不出。

她迷迷糊糊地叫了聲「香椽」，沒人答應，記憶這才回籠。

對了，她已經死了，被一條白綾活活勒死，還作了個奇怪又有趣的夢……

初妍睜開眼，四周黑漆漆的，借著窗外微弱的月光，她發現自己依舊在那間破舊的漏風小屋中，蓋著又冷又硬的被子。

先前的夢難道還沒結束？

屋中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，只有呼呼的風聲和可疑的咕嚕聲，聽不到紅蓼和常嬾嬾的動靜，她遲疑片刻，手按到了肚腹上，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自己餓了。

一般來說，夢是現實的反應，夢中餓了，多半是因為現實中餓了，可她已經死了，還會感到饑餓嗎？

初妍心中閃過一絲疑惑，卻沒有精神多想，決定還是循著本能先填飽肚子再說，餓的滋味實在難受。

她慢慢坐起，又是一陣急咳，只覺渾身疼痛，軟綿綿的使不出力，頭剛一動便是天旋地轉。

病得這麼厲害……初妍歇了會兒，找到放在床腳的衣物，一件銀白色暗花緞小襖，配青色素緞馬面裙，衣料質地倒是不錯，就是衣裙顏色，怎麼像在守孝？

初妍又想起先前看到的價值不菲的玉玦，心中直搖頭。

到底是夢，處處都顯得不合常理，能穿這樣質地的衣服，用這樣的佩飾，還有嬾嬾丫鬟服侍，家中應該頗為富貴，結果住的地方破成這樣！

最奇怪的是身邊還沒有任何長輩家人，只有兩個歪了心思的奴僕。

她慢慢穿上衣裙，掀被下地，一物順著她的動作滑落，她看過去，正是她剛剛還想到的玉玦。

紅蓼和常嬾嬾找的就是這個吧……初妍想起先前在迷迷糊糊中聽到的動靜，那兩個刁奴應該是偷了路引和身契，拋下她逃走了，既然是她們想要的東西，說不定有什麼用。

她看了玉玦一眼，毫不猶豫揣到了懷中，又見榻下放著一雙繡鞋，青緞鞋面，鞋頭鑲一塊白虎皮，十分別致。

這鞋她有印象，當年阿兄帶她回宋家時，她腳上穿的就是這樣一雙鞋，祖母多看了兩眼，誇了一句別致，惹得二房的堂妹宋姮很不高興。

她那時剛到宋家，正當戰戰兢兢之際，害怕和宋姮交惡，就將鞋收了起來，再也不穿，卻不明白，一味的忍讓除了讓對方氣焰越發囂張，對改善自己的處境沒有任何好處。

這些年風風雨雨，她早把這些小事拋到腦後了，沒想到夢境中她竟然又看到了這雙鞋……這就有意思了，夢到的鞋是自己穿過的，衣裙佩飾卻是她在現實中從未見過的。

初妍慢慢穿好鞋，扶著榻旁的小几站了起來，只覺腳底如踩了棉花般，走到門口短短幾步，彷彿比跋涉千山萬水更要艱難。

掀開門簾，外面黑漆漆的一片，呼嘯的寒風撲面而來，她又冷又餓，裹緊了外袍，被風噙了下手，又不住咳嗽起來。

她在宋家錦衣玉食地嬌養著，入宮後又受到永壽帝獨寵，從沒受過這樣的罪。

天已全黑，星月黯淡，借著稀薄的月光，初妍看清了周圍的景象，她待的是一間三間的破舊小屋，位於山林深處，一條溪流繞屋而過，四周空蕩蕩的，不見第二戶人家。

廚房中灶火已熄，灶頭上空蕩蕩的，沒有一星半點食物。牆根下半埋著一口水缸，裏面同樣空空如也，不見一滴水。

那母女倆心真狠，跑就跑了，居然一點吃的都沒留，這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的，她又病著沒法走遠，她們是存心餓死她渴死她吧？

初妍亂七八糟地想了一通，只覺嗓子乾得幾乎要冒煙，身上也燙得厲害，想到剛剛看到的那條溪流，不禁搖搖晃晃地往外走去。

夜深林靜，山溪潺潺，四周黑洞洞的不見一個人，她撐著一口氣走到溪邊，從懷中掏了掏，沒有找到帕子，彎下腰試圖用手掬起一捧水。

意外就在這個時候發生，在高燒和饑餓的雙重侵襲之下，她的腿腳本就無力，再做出這樣前傾的動作，頓時控制不住身體，整個人栽入了溪流中。

一聲巨響，水花四濺，冰冷的水漫過身體，壓住了滾燙的體溫，初妍糊成一團的大腦清醒了幾分，好在溪水並不深，只到她肩膀下，她邊咳邊哆哆嗦嗦地要往岸上爬，無奈棉衣浸了水沉重無比，她手足酸軟，根本使不上力。

幾次失敗後，她索性不再費這個力氣，趴在岸邊的石頭上，權當在溪水中泡澡，反正夢醒她就會自動脫困了。

就不知這個夢到底什麼時候會醒？夢醒的時候她會不會發現自己在地府？地府又是什麼樣的，和傳說中一樣要過奈何橋，喝孟婆湯，忘卻前塵嗎？

思緒漫無邊際，她的眼皮不知不覺越來越重，四周的一切漸漸從感官中模糊，直到凌亂的馬蹄聲由遠而近，驚動宿鳥無數，一道帶著冷意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若不束手就擒，格殺勿論。」

這聲音——初妍一個激靈，硬生生地清醒了幾分。

粗嘎的聲音絕望地怒吼道：「宋大人，你也是有父母家人的，勸你一句，凡事留一線，莫要趕盡殺絕！」

先前說話的人不為所動，倒數道：「三、二……」

馬蹄聲再響，顯然那人又開始逃跑。

「一，放箭！」

利箭破空之聲不絕於耳，馬兒一聲驚嘶，驟失前蹄，將鞍上騎士掀了下來，還未落地，就被鋪天蓋地的利箭射成了刺蝟。

淒厲的慘叫聲中，沉重的屍體重重落地，鮮血順著草叢蜿蜒流過，一片猩紅。作個夢而已，要不要這樣血淋淋的？初妍嚇呆了，連眼睛都忘了閉，趴在那裏，一動都動不了……

四周安靜下來，片刻後有人小跑過來，在中箭騎士的鼻下探了探道：「已經斷氣了。」

先前的聲音毫無波瀾，淡淡吩咐，「搜身。」

那人正要應下，無意間一扭頭，聲音頓時卡在了喉口，半晌瞪著眼、抖著手指向初妍，抖抖索索嚷道：「妖、妖精……」

這一聲倒把初妍從恐懼中解脫出來，心下暗惱，胡說八道什麼，你才是妖精！

草木的沙沙聲響起，越來越近，她的視線中忽然多了一片緋色官袍衣角，一雙皂

靴，熟悉得刺眼。

初妍心頭一緊，慢慢抬起頭來。

月光淡淡，為來人身上的緋色紵絲團花盤領袍鍍上一層柔和的銀光，他的容顏隱在暗影中，無法看清，只能看到一隻乾淨漂亮，修長如玉的手垂在身側，手腕上一圈圈盤繞著一串暗色的、看著已有些年頭的沉香木佛珠，淡淡的香氣飄散開來。她混沌的大腦嗡的一下，呼吸不自覺屏住，無數情緒紛湧而至，她一眨不眨地盯著那串佛珠，遲疑開口道：「阿兄？」

晚風吹過，模糊了她近乎呢喃的聲音，然而那人的目光動了動，落到她狼狽的身形上。無形的氣勢壓迫而至，氣氛彷彿凝固，她的身子反射性地緊繃起來。

他聽到了她喚他的聲音！

也是，這人自幼修習功夫，耳朵原本就比狗還靈，聽不到才奇怪。

初妍的心神繃緊到極處，反而放鬆下來，她死都死了，還有什麼好怕的？

男人彎下腰來，面容浸入月光中，原本模糊的容顏一點點清晰起來，君子皎皎，世間無雙，如水墨染就的黑眸含著淡淡的探究，看向浸在水中的她，聲音亦清潤如清泉潺潺，「小姑娘，妳認得我？」

他不認得她？他怎麼會不認得她！

初妍愕然，睜大眼睛，仰著頭仔仔細細地打量他。

月光勾勒出的是一張清雅絕俗的面容，眉如墨畫，眼若星辰，膚若白玉，髮似烏檀，淺色的唇邊含著淡淡笑意。大紅的官袍穿在他身上，非但不顯庸俗，反而因那點絢爛，多了絲煙火氣，愈襯得他如青松勁竹，佼佼不群。

是宋熾，卻不是她熟悉的那個冷酷絕情、權傾天下的宋首輔，而是她十四歲初遇的，正當年輕，清冷矜貴，令她懷念的阿兄。

那時他還是人人豔羨、前途無量的探花郎，年少成名，文武雙全，風光無限。

初妍至今還記得第一眼見到他時的震撼，滿心只剩一個念頭：世上怎麼會有如此神仙般的人物？容顏清雋，氣質出塵，形狀漂亮的黑眸耀若星辰，微微而笑時，真如仙人降世，慈悲而脫俗。

她曾以為他是天上之月，清輝朗朗，高華若仙，用盡全力，只為抓住他給她的那一點虛幻的暖意。

後來她才知，自己大錯特錯，他可以是慈悲的仙人，也可以是可怕的魔鬼。

在被命運打落到無邊的黑暗中後，他心中的惡鬼徹底被放出，掙扎著從泥濘中爬起，一步步，踩著無數人的血淚和屍骨，東山再起，權傾天下。

這世上沒有任何人比她更瞭解，他會變得多麼可怕。

她垂下眼，又是一陣咳嗽，心緒卻慢慢平靜下來。

在後宮那些伴君如伴虎的日子裏，她偶爾會懷念初遇時的他，那時的他雖然冷情，對她卻極好極好，她忍不住會想，如果當初她更勇敢些，站出來阻止了悲劇的發生，一切會不會不同？

可是沒有如果，已經發生過的事不可能重來。

宋熾沒有等到她的回答，打量了她幾眼，落到她帶著冷意的桃花目上，微微一怔，

眼底光芒一閃而過。

他很快回過神來，看出她的窘境，向她伸出一隻手，「先上來再說吧。」

初妍的手慢慢伸出，落入他掌心。

宋熾正要握緊，她冰冷的指尖忽然滑過他的掌心，抓住了他腕上的佛珠，用力一扯。

啪啦啦，珠線被扯斷，一百零八顆沉香木珠從斷口紛墜而下，地面、溪中，到處皆是，四周傳來一片倒抽涼氣的聲音，初妍目光掃過，看到了不少熟面孔，他的親衛和侍從都在，人人一臉震驚。

她仰起頭，對宋熾挑釁地一笑，蒼白的面上染著不正常的紅暈，桃花眼中倒映著月光。笑容未散，大顆大顆的淚珠驀地滾落。

這淚，在她知道自己必死之時沒有流、在白綾繞頸之時沒有流、在他匆匆趕來見她最後一面時沒有流，卻在面對曾經填滿她整個年少時光的他時、在她洩憤地扯斷他最重要的佛珠時潸然而下。

她終究做不到心無怨念，寬容大度。

她唯一的哥哥，對她棄若敝屣，她不想恨他卻也做不到原諒他。

活著時，她不敢也不忍心反抗，任他擺佈，可如今她都死了，也以命還清了欠他的債，她還有什麼可害怕的？

宋熾的目光從兀自在地面跳動的佛珠上收回，面上無悲無喜，不露情緒，白晳乾淨的手微微向裏攏了攏，又展開，依舊靜靜地伸向她。

她趴回石上，額頭枕在手背上，拒絕接受他的好意。

「我不用你救。」她竭力平靜道，可終究因情緒過於激動，劇烈地咳嗽起來，纖弱的身子抖得厲害，漾起水波陣陣。

漂亮又病弱的小姑娘，總是令人不忍苛責，連先前說她是「妖精」的漢子也忍不住露出擔憂不忍之色。

宋熾一瞬不瞬地看了她片刻，鴉羽般的眼睫微垂，忽然輕輕歎了一口氣，「既然叫我一聲『阿兄』，我怎能不救？」

話音方落，他長臂輕舒，伸手抓住她的衣領，嘩啦一聲，將她整個人從水中拎出。

初妍還沒來得及反對已到了岸上，滴滴答答的水灑落一地，寒風吹過，她激靈靈地打了個寒顫，只覺天旋地轉，頭重腳輕。

宋熾也不嫌棄她身上濕淋淋的，見她瑟瑟發抖，站都站不穩的樣子，解下身上的斗篷將她一裹，伸手扶了她一把。

月光被他清瘦挺拔的身影遮擋住，他掌心的溫度隔著斗篷傳來，熟悉的淡淡檀香味縈繞鼻端——那是她曾經最為眷戀，後來卻只餘恐懼與心冷的味道。

初妍抗拒地試圖抽離手臂，發現抽不開後開始推他，然而她病得厲害，根本沒有力氣，說是推他，除了在他衣襟留下幾點濕痕，力道連撓癢癢都不如。

宋熾由著她折騰，低頭看她，神情不解地問：「小姑娘，我得罪過妳？」

初妍不回答他，低呼道：「放開我！」

月光下，她小臉通紅，眼角潮濕，聲音因病弱嘶啞，尾音顫抖，倒像是在軟聲哀

求，分外勾人，真真是個尤物！

宋熾目光微動，他帶來的人都低下了頭，不敢多看。

他沒有再追問，伸手探了探她的額頭，「燒得厲害，難怪站不穩。」

將她身上的斗篷又裹緊了些，他隔著斗篷攥住她手臂，拖著她往不遠處的小屋而去，隨口吩咐道：「這裏李虎帶人善後。」

身後有人恭敬應下。

初妍被他扯得跌跌撞撞的，腳上不知何時丟了一隻繡鞋，一腳深一腳淺的，差點跌倒，宋熾看在眼中，腳步微頓，抱歉道了句「失禮了」，輕輕巧巧地抱起了她。初妍一陣眩暈，下意識地推他。

宋熾掃了她一眼，黑眸清冷，「別鬧，妳病了，需要去看大夫。」

初妍怔怔地看向他，心生恍惚，自從母親出事，她就沒有看到他這樣清冷中藏著善意的模樣……是呀，現在是在夢裏，他還沒有變成後來面目全非的模樣。

是在夢裏啊……她僵硬的身子一點點放鬆下來，望著他，淚水漸漸又蓄滿眼眶。

如果這個夢永不醒來該多好，他們可以永遠停留在最美好的時光。

「阿兄，」她輕喚，聲音低若蚊吟，「永遠不要變好不好？」

宋熾正騰出一隻手掀開門簾，沒聽清，不禁問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她閉上眼，昏昏沉沉間，淚珠從眼角滴落，唇邊卻漸漸漾出一絲自嘲的笑來。

第三章 原來是重生

初妍這一覺睡得不安穩。半夢半醒間，彷彿一直有人在她耳邊說話，抱著她在移動。

再次醒來，她發現自己躺在一間無人的屋子中。

屋子收拾得異常乾淨，粉牆磚地，半舊的黑漆傢俱，空白的一面牆上掛著兩個清漆葫蘆，朝南一排大窗緊緊關閉，窗下擺著一張條案，案上一個土定瓶，裏面供著數枝臘梅。

屋角放了一個炭盆，裏面的炭火顯然不是什麼好炭，煙火氣、藥味、臘梅的清香混在一起，分外熏人。

初妍坐起身，被嗆得又咳嗽起來，接著發現身上已經換了乾淨的中衣，布料並不好，空落落的有些大，渾身的酸痛無力感倒消失了，顯然高燒已退。

不是山林中的小破屋了，也不見了那個人，那個她曾經欽佩、依戀、視若天神，最後卻唯剩恐懼的男子。

所以，是夢境切換了，還是她到了地府？若還在夢中，這個夢未免也太長了吧。初妍心中生起疑惑，游目四顧，越看越覺得這個屋子眼熟，這裏似乎是一——保定城最大的醫館同安堂？

十四歲那年，她來過這個地方，正是在這裏，她第一次見到了宋熾，第一次知道自己原來是宋家的女兒。

她雖然是宋熾唯一的妹妹，卻不是在宋家長大的，聽說她是三歲時由於下人的疏忽在一次廟會上被拍花子拍走，流落在外。

家裡人一直沒有放棄找她，宋熾帶著隨從來保定辦案，路過一家獵戶時，前去討

水喝的隨從平安無意中見到她，覺得她容貌生得實在好，一對桃花眼像極了宋熾的母親，不像是相貌平平的獵戶夫婦能養出的孩子，好奇多問了幾句。

一問就問出事來，原來她不是獵戶夫婦的親女，而是他們從牙婆手中買下，打算給兒子做童養媳的。

平安留了心，花了點銀子撬開了獵戶夫婦的嘴，知道她來歷不明，唯一的線索就是她左臂有一個雲狀的傷疤——宋熾唯一的妹妹宋姝小時候摔過一跤，臂上恰好有這樣一個傷疤。

宋熾就這樣找回了她，那時她高燒不退，神智不清，沒來得及和養父養母告別，就被他帶去保定城中尋醫診治。

不知是不是因為燒得太厲害，醒來後，她忘記了過去所有的事，忘記了獵戶家的一切，宋熾安慰她說這是天意，她是宋家的女兒，千嬌萬寵，本就不該和這些人有交集，這一忘正好讓她和過去的人生徹底做個了斷。

然而，如果可以選擇，誰會願意做個沒有過去的人？何況做了宋家的女兒，固然千嬌萬寵，可要承擔的責任卻也更多。

有時候她真的不知，被宋熾找回究竟是她的幸還是不幸……

門外忽然傳來一陣喧鬧，打斷了她的回憶。

厚重的夾棉布簾忽然被掀開，一陣寒風跟著撲入，初妍被嗆得咳嗽起來，好不容易止住，皺眉看向門口。

一個圓圓臉，穿金戴銀的錦衣少女在婆子的攙扶下氣勢洶洶地走了進來，一進屋，就掩住鼻嫌棄道：「好大的煙味。」

扶著她的婆子一臉憐惜地道：「這種地方能有什麼好炭，小姐受委屈了。」

錦衣少女道：「把事情辦完我們趕快走。」目光這才落到初妍身上，頓時一愣。陽光被窗紙濾成了柔和的光線，床上少女斜斜倚著，腮凝新荔，眼若含波，嬌豔如枝頭初綻的桃花。

她的中衣明顯太大了，掛在身上空蕩蕩的，難掩她骨架纖細，體態風流；一頭微髻的秀髮沒有束起，流瀑般披散在肩頭，襯得那張吹彈可破的小臉白生生的我見猶憐，說不盡的嬌慵嫵媚。

錦衣少女倒抽一口氣，眼中閃過妒恨，咬牙問道：「妳就是宋大人帶進城的女人？」

與此同時，初妍也想起了這位姑娘的身分，保定知府黃淙的愛女，黃二小姐。

她記得她對宋熾似乎頗有意思，只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宋熾只有一張騙人的溫和面孔，骨子裏卻毫無憐香惜玉之心，任憑佳人百般殷勤都無動於衷，最後黃淙被宋熾查辦，更令黃二小姐心碎神傷。

這一幕，在現實中也曾經發生過。

她被宋熾送到同安堂的事，保定城中大小官員很快知道，都在暗暗猜測她和宋熾的關係，黃二小姐不知她的身分，妒恨之下上門尋釁。

那時她面對氣勢洶洶的黃二小姐慌作一團，還是同安堂的東家殷娘子及時趕到，幫她把人擋了回去。

現在情景重現，她的心境卻已大為不同，看著黃二小姐只覺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

小姑娘，衝動莽撞，哪有一點值得人害怕的？

當年的她委實太過不中用，若不是宋熾後來對她的教導訓練，以及在宮中的幾年歷練……她打住思緒，望向黃二小姐滿臉嫉恨的模樣，桃花眼兒微微眯起。

黃二小姐見她沒答話，越發氣憤，「我問妳話，妳沒聽到嗎？」

初妍含笑望向黃二小姐，神情真摯，「這位姑娘，沒人教過妳，進人家屋子前，應該先請人通傳嗎？」

拜訪之前下拜帖，拜訪時請人通傳，這是有些身分的人家間交往最起碼的禮節，便是臨時拜訪，也斷斷沒有這樣直接闖進來的道理。

黃二小姐不是不知道這個禮，只是壓根兒沒有把初妍放在眼裏，自然不會給她應有的尊重，這會兒被捉住錯處，當著面指出她不知禮，一張臉都漲紅了。

扶著她的婆子見狀爭辯道：「姑娘這話說的是，但也得有人幫妳通傳才行。」

黃二小姐被婆子提醒，氣勢一壯，挺了挺胸道：「沒錯，妳連個丫鬟都沒有，我找誰通傳？」

初妍哦了一聲，點點頭，「原來偌大的同安堂，連一個可以通傳的人都找不到。」

「妳！」黃二小姐語塞，惱羞成怒，跺了跺腳。

初妍悠然欣賞著對方的氣急敗壞，卻擺出一派矜持有禮的模樣，「小姐進都進來了，妳無禮，我總不能跟著失禮。」她微微抬了抬下巴，隨口吩咐那婆子，「勞煩嬾嬾去外面叫個人，給你們家小姐沏壺茶。」

她的語氣、態度實在太過理所當然，婆子一時被她氣勢所懾，愣愣地應了聲，向外走去，黃二小姐見狀，氣急敗壞地拉住婆子，掐了她一把。

婆子回過神來，意識到自己剛剛竟然聽從了「敵人」的話，一張老臉登時掛不住，和黃二小姐漲成了一個色，羞愧道：「小姐，老奴剛剛……」

真是邪了門了，明明是個嬌滴滴的小姑娘，隨口吩咐一句，怎麼竟有一種叫人不敢不聽從的氣勢？

她當然不知道，初妍執掌永壽帝後宮多年，休說是她們主僕，便是王妃郡主，到初妍面前都要陪著三分笑，久而久之，上位者的氣勢自然養了出來。

所謂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黃二小姐和婆子接連被初妍輕飄飄的幾句話亂了陣腳，再要鼓起氣勢已經難了。

黃二小姐氣得要命，食指一伸，指向初妍，口不擇言道：「妳這個狐媚子，巧舌如簧，就是憑這本事迷惑了宋大人吧？」

初妍托腮，面露疑惑，「我迷惑我阿兄做什麼？」

什麼？阿兄？黃二小姐指向初妍的手頓時指著也不是，收回也不是，僵在那裏。

婆子拉了拉她，她猛地回神，訕訕收回手指，掩飾地理了理鬢髮，擠出一個尷尬的笑來道：「姑娘是宋大人的妹妹？」

初妍笑而不語。

黃二小姐見她從容自若，原本只有三分信，變作九分，再開口語氣不自覺地帶上了討好，「原來是宋小姐，都怪他們沒說清楚。我就是聽說妳病了，想來看看妳，我……」

初妍含笑看著她，還是沒說話。

黃二小姐越發尷尬，在身上摸了摸，沒摸到什麼，乾脆從頭上拔下一支赤金累絲鑲祖母綠飛鸞步搖，她肉疼地看了一眼步搖，在初妍床頭放下，「我來得匆忙，沒帶什麼。初次見面，這個給宋小姐賞玩。」

初妍掃了一眼步搖，她在宮中什麼好東西沒見慣，這樣一支步搖哪裏放在眼中。

黃二小姐見她無動於衷，越發深信她出身不凡，賠笑道：「宋小姐休要嫌輕慢。」

同安堂的東家殷娘子聽到消息，匆匆趕來，一進門就聽到黃二小姐這句話，不由得目瞪口呆，不是說黃二小姐一副尋釁生事的架勢嗎，怎麼成了這樣？

黃二小姐匆匆交代了幾句場面話，狼狽退場。

殷娘子好不容易弄明白了前因後果，又是佩服又是擔心地說：「姑娘的膽子可真大，連宋大人的妹妹都敢冒充。」

初妍一愣，不對啊，她記得當初黃二小姐來挑釁，她害怕得不知該如何應對，殷娘子趕來就是用自己是宋熾的妹妹這一點嚇走了黃二小姐，怎麼現在她說自己是冒充的？

正疑惑時，初妍又聽殷娘子問道：「妾身是同安堂的東家殷氏，不知姑娘怎麼稱呼，是何處人氏？」

殷娘子真不知道自己的來歷？初妍皺起眉來，這是什麼情況？

殷娘子見小姑娘皺著好看的眉頭，一臉呆呆的模樣，心生憐惜，「姑娘還是想不起來嗎？想不起來就不用勉強自己了。曼陀羅的藥性霸道，妳身上餘毒未清，難免受到影響。」

初妍眨了眨眼，越發糊塗，她在說什麼？感覺透露了好多自己本來不知道的事。殷娘子解釋道：「原來姑娘還不知道。有人在姑娘先前吃的藥中發現了曼陀羅的根，還在更早之前的藥渣中發現了曼陀羅的莖葉。」

初妍虛心求教，「曼陀羅是什麼？」

殷娘子道：「曼陀羅是一種奇花，根莖花葉都有劇毒。不小心誤服的話，重則奪人性命；輕則會使人呼吸不暢，四肢痙攣，出現迷幻，記憶混亂現象。」

初妍愣住了，想起了那碗被她陰差陽錯打翻的藥，以及常嬾嬾和紅蓼奇怪的話語，只覺渾身發冷，那兩人大好狠的手段！

殷娘子見她呆愣愣的，越發憐惜，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盒打開，露出裏面一排金燦燦的針來。

初妍頭皮一炸，頓時變了臉色，她不待殷娘子開口，立刻拒絕道：「我不要扎針！」

殷娘子柔聲勸道：「姑娘中了曼陀羅的毒，不用針餘毒清理不乾淨。別怕，不疼的。」

殷娘子家傳的針灸之術乃是一絕，現實中她病好得那麼快，殷娘子每日的針灸功不可沒，但針扎下去是不怎麼疼，卻酸得要命，那滋味比疼可難捱得多，初妍依然一臉拒絕。

殷娘子對付不聽話的病人自有辦法，對著外面吩咐道：「香椽，過來按住她。」

門外傳來輕快的腳步聲，女孩兒清脆的聲音響起，「來了。」

有人掀簾而入，陽光隨著洞開的門照入屋內，將來人的身影籠罩在一片燦爛中，記憶中的情景與眼前重疊，初妍一顆心劇跳，抬眼看了過去。

進來的女孩兒十三四歲模樣，穿著半舊的花布小襖，圓臉大眼，笑容甜美，紮著紅頭繩的羊角辮垂在肩頭，隨著她走動的動作一跳一跳的，活潑俏皮。

香椽？十三歲時的香椽！初妍驚喜，又覺得本該如此。

香椽自小賣給同安堂，在同安堂長大，宋熾當年找回她後，公務在身，無暇管她，將她丟在了同安堂，殷娘子就安排了香椽照顧她。

香椽力氣大，當初殷娘子為她施針，也是讓香椽打下手，和眼前的情景幾乎一樣。等到宋熾案子辦完，動身回京時，她因為沒了從前的記憶，又對宋家全然陌生，心中忐忑，宋熾看在眼裏，知她和香椽投緣，又考慮到香椽自幼在同安堂長大，略通醫理，索性將香椽買下來服侍她。

這之後一路風雨，從宋家一直到後宮，香椽一直陪伴著她，不離不棄。

初妍想著，眼眶微熱，也不知她死後，香椽會落個什麼樣的下場？

她早知自己下場，身邊其他人都做了安排，可香椽和旁人不同，她是自己最親密的夥伴、最倚重的左膀右臂，同舟而行，休戚相關，自己出了事，她必不能全身而退。

雖然自己在永壽帝死後，特意給宋熾留了一封信，希望宋熾能看在兩人最後一點情分上，庇護香椽，卻沒把握他一定會願意幫她。

香椽一進來就看到了初妍，目光直愣愣地看了過來。

初妍迎上她的目光，不由得又是新奇又是好笑，見慣了香椽作為和寧宮掌事女官，平時代自己出面處理宮中各項事務，精明強幹的模樣，這樣傻呆呆的樣子，她委實不怎麼適應。

初妍笑問道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她隱約記得，當初她剛醒時香椽也是這樣直愣愣地看著她，她覺得羞怯，愣是沒敢和對方搭話。

香椽被她親近的態度鼓舞，目光閃閃地看著她，大著膽子道：「姑娘，您好漂亮。」

她長這麼大，從沒見過這麼優雅漂亮的人兒，眼前的小姑娘明明年紀還小，穿著還不合身，偏偏舉手投足之間都帶著說不出的矜貴，更休提那姿容，冰雪為肌花為骨，比那畫中走下來的美人還要動人百倍。

那對嫵媚多情的桃花眼抬起，笑意盈盈地看過來時，她覺得自己的心都酥了。

這一定是仙女吧？一定是仙女！

初妍一愣，一下子笑了出來。差點忘了，香椽這丫頭生平最好美人，當初她肯跟自己走，有一大半原因是因為自己的容貌。只不過後來深宮險惡，她和自己都學會了掩飾，不敢再輕易讓人看出自己的喜好。

香椽也跟著她笑，殷娘子無奈地看了香椽一眼，「傻笑什麼，還不快服侍姑娘寬衣？」

香椽歛了一聲，回過神來，目光閃閃地看向初妍，「姑娘，我服侍您寬衣。」

她跪坐在床榻旁，伸手要為初妍解衣，初妍從故人重逢的喜悅中清醒過來，堅決

拒絕，「我不要施針。」

香椽柔聲哄她道：「姑娘莫怕，您乖乖治病，奴婢給您做花糕吃好不好？」

花糕是香椽最擅長做的點心，從前每當她不高興，香椽總是會哄她，幫她做花糕……初妍想到往事，心一下子軟了下來。

香椽見她不抗拒了，動作俐落地幫她寬了衣，露出一身欺霜賽雪的嬌嫩肌膚，接著香椽移了一盞燈火進來，初妍渾身僵硬地趴在床上，聽著旁邊的細微動靜，閉上了眼。

香椽見她長睫不住顫動，知道她害怕，笑著轉移她的心思，「姑娘，您放鬆些。要不，奴婢跟您聊聊天吧？」

聊天，聊什麼？

對上初妍看過來的目光，香椽道：「奴婢就跟姑娘說說保定城最近發生的大事吧？」

初妍嗯了聲，便聽香椽道，保定府最近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軍糧舞弊案。

永壽六年入冬以來，韃靼人幾次偷襲，大同府一帶緊急備戰，朝廷下令，就近調集糧草以供軍備。

本來一切順利，偏偏保定府送去的糧草出了大事，打開一看，全是黴米爛草，不堪使用，永壽帝震怒，新年一過，便指派新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宋熾前來調查。這件事初妍印象深刻，案子查到後來，保定府官場幾乎被一鍋端，甚至牽連到了北直隸布政使司和戶部，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案，宋熾也因這件案子聲名大噪，簡在帝心，卻也因此得罪了許多人，為後來遭遇重挫埋下禍根。

香椽語氣崇拜地道：「宋大人當真了不得，錢通判那個壞蛋畏罪潛逃，宋大人連夜親自帶人抓捕，錢大人拒捕，被當場射殺。如今保定的幾位官老爺都害怕極了，想請宋大人吃飯說情，宋大人卻根本不給面子。」

背後，殷娘子一針緩緩扎下，初妍微感酸麻，嘶了聲，只在心中為保定官場的倒楣鬼默哀，宋熾要是能用人情打動，也就不是宋熾了。

不管她和他最後鬧得有多僵，對他有多失望，也不得不承認，在為國為民的大事上，他是從不含糊的。

香椽好奇地問道：「姑娘，您見過宋大人了，他是不是真像傳言中那樣，仙人一般好看？」

初妍問她，「妳怎麼知道我見過宋大人？」

香椽道：「姑娘不記得了嗎？您是宋大人救的。也是姑娘運氣好，宋大人去抓錢大人的路上發現掉落在小溪中的姑娘。見姑娘孤身一人，高燒不退，好心讓人送到我們這兒來醫治。」

宋熾救了她？初妍呆住，難道之前的夢和現在是連貫的？宋熾從她掉落的溪水救了她。

她不是平安在獵戶家發現的？所以他們不知道她是宋熾的妹妹。

初妍心中隱隱升起不安，先前燒得糊裏糊塗的，經歷的一切又全然陌生，她沒有多想，這會兒清醒過來了，回到了曾經熟悉的地方，重新經歷曾經經歷的事，她漸漸察覺不對。

她一直以為自己經歷的一切都是夢境，可如果真的是夢的話，她不該有冷熱之感；金針扎下時，也不該有真實的酸痛之感。

何況，這個夢未免也太長，太連貫了些。

她偏頭看去，忽然看到床頭放著一張紙箋，上面龍飛鳳舞寫滿了字。

香椽見她目光，笑著解釋道：「這方子是為您治傷寒的。」

初妍看清了，上面寫著柴胡半斤，黃芩三兩，人參三兩……這令她心頭一顫。

夢境再離奇也要基於現實，她不懂藥理，在夢中是絕對編不出一張具體的藥方的，還有之前她從未聽說過的曼陀羅……

可如果不是夢，發生的一切又該怎麼解釋？

很多事一旦起了疑心，便會發現越來越多的疑點。

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，越來越多的細節佐證了初妍的懷疑。

香椽和學徒小朱天天湊在一起說些小道消息，聊的都是她從來不知道的東家長，西家短，人名、地點、事件樁樁分明；前來求診抓藥的客人一個個面容清晰，不像她從前的夢，陌生人都是面目模糊，無法分辨……

最讓她心驚的，是宋熾前來查辦的軍糧舞弊案的種種細節。

保定府通判錢霖被射殺後，又被抄了家，他的遺孀在一天後被發現投了河；錢糧主簿丁一同在家中上吊，被宋熾派去暗中盯梢的人及時發現，沒有死成，結果沒兩天就失蹤了；保定知府黃淙請了保定府大小官員作陪，宴請宋熾，請了幾次，宋熾都愛理不理的，丁一同失蹤後，宋熾忽然又答應了黃淙的宴請。

初妍聽得心驚肉跳，這些細節她從前並不知道，怎麼可能會夢到？

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個答案，一個離奇萬分、卻又似乎是唯一解釋的答案——她沒有死，而是回到了過去，回到了她十四歲初遇宋熾，命運轉折的這一年。

然而這個過去似乎與她曾經的認知並不完全相同。

她抿了抿唇，緩緩捲起左臂的寬袖，露出一截光潔如玉，細膩如脂的上臂，無論她看多少次，上面都絲毫沒有一點傷疤的影子。

她記憶中的宋熾是憑雲狀傷疤確認了她的身分，可現在傷疤沒了，她也並非宋熾從獵戶家救出的，是不是說明她不再是宋姝，而是另有身分？

為什麼會這樣？難道老天聽到了她臨終前的祈求，決定滿足她的要求，重來一次，她終於不必做宋熾的妹妹？

心願得償，初妍是高興的，高興這一世與宋熾之間再無扯不斷的血緣親情，不必再為了責任與愧疚為他去做那些事，落得不滿二十就香消玉殞的下場。

可高興之後，她的心中漸漸變得空蕩，茫然不已。

她十四歲前的人生一片空白，十四歲後就一直是在宋家，如今她不是宋姝了，不再是宋家的女兒、宋熾的妹妹，她的歸宿，她的父母家人又在哪裏？

她，到底是誰？